壬寅虎年十大斗争记忆

列宁道路

壬寅虎年十大斗争记忆

January 21, 2023

壬寅虎年十大斗争记忆

列宁道路
黑帮要抹去人民的革命记忆，革命者则要不懈地去巩固这种记忆。为此，我们在农历兔年的新春之际，整理了刚刚过去的壬寅虎年的十大斗争记忆，以此祝愿新的一年有更热烈的阶级斗争。

第一，富士康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2022年11月爆发了震撼黑帮的全国性民主运动，而富士康工人击退警察的胜利斗争是这一全国性民主运动的顶点。继之而起的，还有后来重庆、杭州等地抗原生产企业仿效富士康的工人斗争。这些斗争，显示了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有能力进行经济斗争，而且当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也有能力以同样的激烈方式进行政治斗争，不但有能力进行政治斗争，而且是所有反黑帮的阶级中最有斗争潜力而绝不妥协的阶级。各派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之进行了热烈的声援，但没有一个派别能够参与运动，更不要说领导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各派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作为自己的力量基础，所以当务之急是走出建立这种力量基础的第一步。为了走出这第一步，就要承认：起伏中走向这一轮顶点的工人运动是自发运动，这种自发运动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既没有社会主义的意识，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工人运动的防御性、自发性、无组织性、不可持续性都说明了其民主主义性质。应为此状况负责的不是工人阶级群众，而是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左”派冒险主义者以自发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工人运动高潮去论证自己上街主张的正确，结果取消了走自觉的社会主义道路所须完成的任务。这条道路要求放弃对自发高潮的崇拜，尽一切力量从工人小组、全国政治报、实质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业化的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全面灌输做起。自觉小组看似比自发的游行示威要低级一些，实际上要高级一些，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让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左”派冒险主义者的实际做法比起之前有所进步，比如更新了《斗争报》，但并未根本改正自己的错误。《列宁道路》对富士康工人斗争的报道和对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见“富士康工人的怒吼和革命左派的落后”。

第二，除工人之外，在2022年11月，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北京亮马河、新疆乌鲁木齐市等地，市民都进行了反黑帮、反独裁的抗议集会，大批高校的学生也发起了抗议行动，自由派的行动者于此之前在2022年10月13日还发起了孤狼式的四通桥抗议。这是一系列民主主义抗议活动的高潮，而上述的富士康工人斗争是其顶点。这些抗议高潮配合着工人阶级的武力反抗，迫使黑帮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从事后黑帮抓捕的名单来看，市民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小业主（例如酒吧老板）

和非生产劳动者（教师、记者、学生等），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当今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展示了类似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所呈现出来的阶级结构：黑帮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社会主义派别。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推动的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的阶级结构呈现出两个弱点：一个弱点是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较低，另一个弱点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较分散。俄国革命中，列宁通过工人小组内宣传、小组外鼓动、全国政治报、实质建党并进行工业化灌输的道路，形成了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及这个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这个阶层在1905年革命时约有3万5千人（当时与布尔什维克在同一个党内的孟什维克还另外组织了将近4万人），领导了民主革命，却还不足以战胜沙皇黑帮。1917年十月革命时，这个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约有20多万人，牢牢把握了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推翻沙皇后，抓住机会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力量，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今天中国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左”派冒险主义者崇拜自发高潮，反对实质建党的道路，结果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事实上落到了自由派手中。俄国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体是中农，其要求非常明确，即1000万农户要夺取3万户大地主的7000万俄亩土地。今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体是非生产劳动者，由于职业的差别其经济要求并不统一，这也妨碍了其政治力量的形成。我们作为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2022年的11月民主运动中得出的结论不应是上街，而是要通过实质建党的道路培育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争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争取把民主运动发展成民主革命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对11月民主运动的评论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11月下旬各地群众抗议的分析”。

第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爆发了关于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发生在2022年8月，并且将一直延续到全国政治报事实上办起来为止。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反对工人的自发游行示威，但问题是：应该崇拜这些自发斗争，还是将之引向自觉？而引向自觉，不通过工人小组、全国政治报等看似较低级、实际上较高级的步骤，就不能实现。工人小组、全国政治报，比起自发的上街游行示威来，形式上是低级的，但实质上较高级，因为它是自觉的工人运动形式，是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形成的初始步骤。只有通过这些仿佛低级的步骤，才能有自觉的游行示威，才能有自觉的全国罢工，才能有自觉的武装起义。更何况这些仿佛低级的步骤，实际上尚未实现。《列宁道路》对此的分析见“最初的两步”。

第四，俄罗斯侵乌战争爆发。2022年2月24日，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发起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迄今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中国觉悟的无产阶级坚决站在被压迫民族乌克兰一边，坚决站在乌克兰无产阶级一边。中国的黑帮和受其支配的沙文主义者支持俄罗斯，他们称这场战争是“俄乌战争”，试图掩盖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试图掩盖自己也是帝国主义者、而且是更强大的帝国主义这一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是公开的，因为当今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当今的帝国主义列强分裂成以中特为首的和以美帝为首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而侵乌战争不过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大战的预演罢了。在这两个集团中，中特为首的阵营既是较弱的一方，也是更为反动的一方。中国的无产阶级要争取利用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中特黑帮的全面危机，争取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中的领导权，争取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个公开的事实又是秘密的，因为黑帮和沙文主义者们绝不承认自己的帝国主义性质，更不允许对之的宣传和鼓动。黑帮和沙文主义者们所不承认的和所不允许的，正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竭力向工人阶级和民主派所强调的。《列宁道路》对此发表了评论“中俄两帝在侵乌战争中的新神圣同盟”。

第五，东航空难。2022年3月21日，特色垄断资本性质的东方航空公司的从昆明飞往广州的mu5735航班

坠毁。遇难乘客中也有工人阶级的兄弟。这次空难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11月以富士康工人斗争为顶点的民主运动。黑帮的封控政策甚至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不但阻碍商品流动，而且阻碍劳动力的流动。对人员流动的阻碍造成了交通运输业的全面困难，而东航空难，只是这种困难的一种突出表现罢了。面对利润的下降甚至资本的亏损，包括特色垄断资本在内的所有资本都力图削减成本：一方面降低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削减其它成本，比如说为了安全所必须付出的支出。削减安全支出直接导致了东航空难，而试图赖掉承诺给工人的工资导致了富士康工人的英勇斗争。《列宁道路》对此发表了评论“东航空难后人民日报的假辟谣”。

第六，中特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机构遭到巴基斯坦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自杀式攻击。2022年4月26日，不惧牺牲的巴基斯坦英雄雪莉，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无畏地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与孔子学院的黑帮“老师”们同归于尽。我们不赞成恐怖主义的道路，更希望雪莉们组织成一个政党，对那些深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这才是获得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而冒险主义只会消耗本来就不多的觉悟力量，让中特黑帮和巴基斯坦国内的反动派紧张一时后喜笑颜开。但是我们肯定雪莉们的牺牲精神，相信有着这样牺牲精神的巴基斯坦人民一定能把中特黑帮赶出自己的土地。帝国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绝不能支持黑帮的民族主义宣传，要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者站在一起，因为我们同样深受中特黑帮的剥削和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多数觉悟和组织起来，不要去充当黑帮派出的“老师”，而要去做宣传员和组织员，要和巴基斯坦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黑帮。我们认为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就是在自己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为本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愿意为了世界革命做出最大的牺牲。《列宁道路》对此发表了评论“特色帝国主义国际国内的典型景象”。

第七，中特帝国主义酿成了一系列女性遭到残酷对待的惨剧。从2022年1月开始发酵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到6月10日凌晨的唐山女性遭围殴事件，再到8月，仍旧是唐山，一女子遭汽车反复碾压致死。甚至那些强制女性戴头巾阿拉伯国家，对这些事件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以证明本国女性地位不差。五十步笑一百步！并不是戴头巾的女性地位高，而是中特统治下的女性地位太低。男女平等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要求，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会带来更大的女性自由，但是任何资本主义都不曾给过女性完全的解放，甚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上的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类似的民主主义的任务。有些秘密刊物把女性的性别平等的要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民主主义的要求，而这些刊物要论证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又不忽视民主主义的要求，就只能把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我们支持女性主义的民主要求，但只在这种要求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的时候才支持。《列宁道路》对唐山两女性遭围殴事件的时评见“评唐山两女性遭围殴事件”，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见“走进死胡同的女权主义出路何在”。

第八，佩洛西访台引起关于台湾自决权的争论。2022年8月2日，美帝众议院议长佩氏造访台湾。黑帮和沙文主义者对之拼命反对却无效，“左”派冒险主义者声称不支持任何一方，要争取台湾和大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团结，反对台湾政治自决。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冒险主义者眼中，政治自决是已经过时的民主主义任务，自然在反对之列。台湾群众，特别是台湾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实际上，台湾的群众，包括台湾的工人群众，仍然处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不承认他们的自决权，不消除以社会主义团结来掩盖社会沙文主义的误会，两岸无产阶级的

团结就不可能达到。《列宁道路》沿着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反对布哈林所主张的要劳动者自决不要民族自决的道路，既反对“左”派冒险主义者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反对台湾自决权的看法，也反对右派沙文主义者以民族主义的理由反对台湾自决权的看法。我们在大陆宣传台湾的政治自决权，与黑帮的“统一”主张完全划清了界限，而且认为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台湾应当宣传台湾无产阶级与大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列宁道路》对佩洛西访台的时评见“帝国主义战争在迫近”，对台湾问题的理论分析见“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承认台湾的政治自决权”等文。

第九，特色黑帮在民主运动的压力下放弃“动态清零”政策，转向“躺平”报复民主运动。2022年12月7日，黑帮在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放弃本来试图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转向“躺平”，结果导致几乎全民感染，以及巨大的超额死亡。无论是“动态清零”，还是“躺平”，都不是工人阶级的防疫政策，而是垄断资产阶级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只要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防疫政策。但我们不能对这一转变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黑帮极力让群众忘记自己的革命历史，妄图让人们相信防疫政策的巨大转变与群众的斗争无关，而是黑帮自己认识改变导致的。为此他们一方面迫害民主运动中的斗士们，另一方面加紧了防疫胜利的欺骗。我们则要让群众牢记自己的历史，以便在下一次斗争中更进一步。我们要让群众相信，黑帮封控政策的失败和取消是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结果。在垄断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斗”中，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所取的那种态度：工人阶级在铲除专制主义、支持民主运动的意义上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黑帮们的斗争，批评他们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并要用彻底民主主义的精神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去发展这种斗争，并以此为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列宁道路》对此的评论见“从‘全民坐牢’到‘全民感染’——特色专制政府为何突然转变防疫政策”以及“2023年开年的话”。

第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爆发了关于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的争论。在2023年1月10日虎年岁末，《今朝》刊文批评《列宁道路》通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认识，主张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重要到“关键”的地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组织。列宁反对形式建党，主张实质建党。在通过小组和全国政治报《火星报》建党的过程中，他写过一篇文章，反对摇摆于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的人所主张的“举行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街头示威”，指出着手之处只能是全俄政治报。这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是一系列环节所构成的链条中当前所必须抓住的环节。而民主革命问题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作为策略问题，实际上今天并未提上行动日程。“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列宁先写《怎么办？》（1902年），再写问题意识与《今朝》文章类似的《两种策略》（1905年），原因就在于组织要先于策略。《今朝》把策略问题提到首位，或许也可以作为一种优点，那就是我们对革命进行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应该也不是太大的过失，只要不影响迫切的任务就行。《今朝》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错误还包含着正确的东西，那就是承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不过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包装。我们反对这种可以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想象，在赞成其民主主义内核的同时忧虑这种浪漫主义会取消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比起浪漫主义者来，更危险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因为：第一，冒险主义者在经济学形式上比浪漫主义者正确的地方多一些（也只是多一些），但实质上却排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这比浪漫主义者以鸵鸟的方式把小资产阶级放进革命阵营（因此革

命没有越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是更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第二，冒险主义者反对实质建党的道路，在今天成为了工人阶级觉悟力量形成的直接障碍。而浪漫主义者的错误，则要到类似“流血星期日”（1905年革命）或二月革命（1907年革命）的历史进程开启之后才具有行动意义。《列宁道路》对此的初步评论见“回应文章预告”。